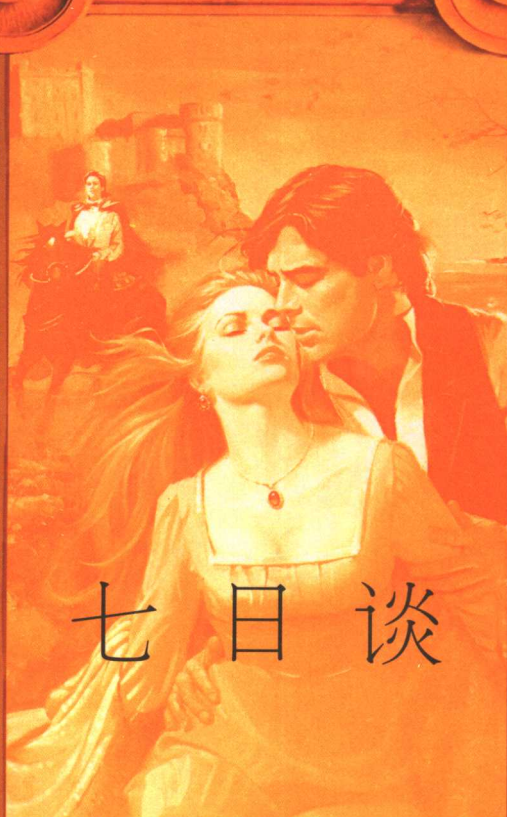


世界奇书文库



七日谈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七日谈

[法]玛格利特·德·那伐尔 著

黄宜思 卜健伟 译



第 一 日

这一天所讲的全是女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恩将仇报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某一个和主教偷情的学监夫人的恶行

亲爱的女士们，我长久的辛劳一直只得到可怜的回报，为了向爱神报复，向一直对我抱着铁石心肠的女人报复，我要对你们讲一讲女人对我们可怜的男人的种种恶行；我对你们讲的句句属实。

在最后一位查尔斯公爵统治时期，在阿朗松镇上住着一位名叫圣艾格南的学监，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名门妇女为妻。这位太太，美貌多于美德，水性杨花，一直和塞埃兹的主教有染，主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想尽各种手段对付那丈夫，使他不仅丝毫觉察不出他的险恶居心，甚至还把对男女主人的爱也全忘了，最后竟然和一些巫师搅在一起，企图置公爵夫人于死地。主教之所以能长期和这个坏女人来往，不是由于她爱他，而是她的贪财的丈夫逼着她和主教私通。而她暗中却疯狂地爱着阿朗松的一个年轻人，一位大校的儿子；她常常要主教把她丈夫支使出去，以便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会那大校的儿子杜·梅斯尼尔。就这样，她为了钱去陪主教，为了享乐陪杜·梅斯尼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还对杜·梅斯尼尔说，她跟主教调情也全是为了他，主教从她那儿只能得到几句空话，并要他放心，除了他以外，谁也别想从她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

有一天她丈夫奉主教的派遣要出门去，她推说镇上的空气对她不利，要他同意她到乡下去住一阵；她一到达农庄便马上给杜·梅斯尼



尔写信。要他当晚九点一定前来看她。这位可怜的多情人自然准时到达了，可是在门口他遇上了常为他引路的女仆对他说：“再往前走罢，朋友，这里你的位置已有人占了。”他以为必是学监回来了，便问她，他们在一起过得怎么样。那女仆见他如此爱那女人，而她却并不真爱他，又见他是那么漂亮、年轻、出身名门，禁不住十分同情地对他说，她的女主人怎样和许多男人在一起鬼混，想着她的这些话定会使他的爱情烈火慢慢熄灭了。她告诉他，塞埃兹的主教刚刚来，现在和她的女主人在一起睡觉，尽管原来的安排是让他明天来的，可他却设法让学监在宫里脱不开身，自己便连夜跑来和她私会了。杜·梅斯尼尔这时感到多么失望啊！可他不大相信女仆的话，便在不远处的一间房屋里躲着，在那里一直待到后半夜三点多钟，这时他看到主教走了出来，并且几乎还是以以往的装束，并没有多加什么他所想象的伪装。

就这样他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阿朗松，紧接着那个坏女人也回到了镇上，她还跑来见他，觉得还能像以前一样愚弄他。但他却对她说，像他这样一个带着无比沉痛的悔罪心情，希望不久以后罪孽便能得到宽恕的罪人实在不敢高攀她这位曾接触过神物的好人。因而当她意识到她的骗局已被拆穿，赌咒发誓都毫无办法时，她只得又去找主教，并说了一大堆他的坏话。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之后，这个女人对她丈夫说，她不能再在阿朗松住下去了，因为她一向当朋友看待的那位大校的儿子却百般诋毁她的名誉，所以她请求他带她到阿尔根坦去住。她丈夫原本什么都听她的，当即表示同意。但在阿尔根坦没住多久，这个坏女人又派人去对杜·梅斯尼尔说，他是世上最邪恶的男人，她已听说到他曾公开说她和塞埃兹主教的坏话，关于这事她早晚要找他说清楚。

这年轻人原来只在私下里跟她谈过这些事，但由于怕得罪了主教，他只得带着两个仆人前往阿尔根坦，并在雅各宾教堂的晚祷会上见到了他的情妇。他于是跪在她身边说：“夫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在上帝的面前向你发誓，除了对你本人以外，我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有损你的名誉的话；而我对你说的坏话连一半也不敌我对我的恶毒态度。无论如何如果现在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说我曾说过你什么，我这就



当着你的面揭穿他的谎言。”当她看到教堂里有那么多人，他又带着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仆，她不得不强装出一副和蔼的态度对他说，她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她还深知他是个十分诚实的人，决不会无端说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更何况她一直是非常爱他的；但是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传到了她丈夫的耳朵里，因此她要求他到她丈夫面前公开说明他没有讲过这些话，并让他对此不要相信。他随口表示同意，说着便想把她的胳膊挽着陪伴她一同回家，但她却说这样不好，因为她丈夫可能会猜想那些话都是她教他说的。这时她扯着一个仆人的袖子说：“让这个人跟我去，到时候我会派他来找你，眼下你还是先回去安心休息吧。”而他不知道她正在对他耍阴谋，便照她的吩咐做了。

她让带来的那个仆人吃了晚饭。每当他问起是否该去请他的主人时，她总是说再稍微等一会儿。夜幕降临后她私下派自己的一个男仆去请杜·梅斯尼尔。他并不知道厄运将至，大胆向那位圣艾格南家走去，在他的情人那里还留着他的一个仆人，因此他身边仅跟着一个仆人了。在他来到那房门前的时候，那个请他来的仆人告诉他，夫人在他见她丈夫之前有好多话想先和他说说，她正单独和他的那个仆人在一间屋子里等他，他现在满可以把另一个仆人派到前门去。他照他的话办了，而当他走上一溜黑暗的小楼梯的时候，躲在一间小屋子里的学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便问：“是谁？”有人便跟他说，是个男人正企图偷偷进入他的宅中。这时一个事先雇来的名叫托马斯·格林的职业杀手便冲了出来，用剑对他一通乱砍，他尽管极力自卫仍被杀死。他的那个和那太太在一起的仆人对她说：“我听到我的主人在楼梯上说话，我要去找他。”但她却拉着他不放说：“不用急，他马上就来了。”过了一会，他听到他的主人的声音说：“我完了，愿上帝接纳我的灵魂。”他真想冲出去救他。可她仍拉住他说：“不必着忙，我丈夫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这种为非作歹的年轻人。来吧，让我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她说着倚在楼梯上问他丈夫：“事情结束了吗？”他回答道：“你来看吧，现在我已为你向那个给你带来无尽羞辱的人报了仇了。”说着他拔出他的匕首在那个活着时他连碰都不敢碰的人身上捅了十几下。



那两个仆人逃离杀人现场后匆匆去向他可怜的父亲报信；圣艾格南却考虑着如何使这件事不泄露出去，他想到死者的两个仆人都无法出面作证，而在家里，除了那杀手、一个老女佣和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谁也没看到杀人的事。他想私下干掉那个老女佣，但她却伺机逃脱，靠雅各宾教徒的帮助隐藏了起来。她因而成了这桩谋杀案的最重要的证人。那年轻姑娘在他家里又呆了几天，但他让那杀手诱惑她，她被送进了巴黎的一家妓院，终于使她也无法出面作证了。为了掩盖杀人罪行，他把尸体焚化，又把那些未被烧尽的骨头全和在砌房用的泥灰里了。干完这些以后他匆忙到法院去自首，企图让人家相信他曾多次阻挡一个抱有不良企图的人进入他的私宅，但这个人却不顾阻拦一心想污辱他的妻子，一天夜里他偷偷跑来见她，却在她门口被自己撞下，他在丧失理智的盛怒之下把他杀死了。虽然他办事利索，可还是没等他把自己自首书递交给枢密大臣，他便已经得到了从死者的父亲那儿了解到真相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的书信，信上请求他对凶手严加处罚。这个罪犯看到自己已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带着妻子和众多的家人跨海跑到英格兰去。在临走之前他告诉那杀手说，他已看到国王的快信，信中说要把他抓起来处死，由于他帮过他的忙，他因而很愿意救他一命。他拿出十个金币给他，叫他逃出国去。他逃走了，至今也无人知道他的下落。

依靠死者的两个仆人和那个逃到雅各宾派教徒中间的老妇人的证词以及从泥灰中找到的骨灰，这件命案已完全成立。于是在圣艾格南及其妻子缺席的情况下，法院进行了缺席审判。他们都被处以死刑，并付给被害人的父亲一千五百金币的赔偿。他余下的财产也全部由皇家政府没收。圣艾格南看到自己虽住在英格兰，可按法兰西的法律他已经死了，他于是通过走某些达官要人的门路以及他妻子的亲戚朋友的帮助，公然使英格兰国王向法国国王提出赦免他并归还他的财产和官职的请求。而法国国王深知其罪行重大，这案子被交给英格兰国王，问他这样的罪行能不能宽恕；并说，在阿朗松犯下的案子只有阿朗松的公爵有特赦的权力。但不论怎么说那英格兰国王仍一再向他提出请求，最后那学监竟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家中。回家后他贼



心不改，又找来一个名叫加勒里的巫师，企图靠他的法术免去该向死者父亲支付的那一千五百金币。

为此目的，他和他的妻子改装后带着那巫师一同来到巴黎。他妻子注意到他总是长时间和那巫师一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不知在做些什么，一天早晨便去暗中窥探。她看到加勒里拿出五个木头人来给他看，其中三个垂着手，两个举着手。她还听到那巫师说：“咱们还要用蜡照这样子再做出五个小人儿来，不过这些垂着手的要做出即将死去的样子，举着手的要做成我们希望和他们相亲相爱的人的样子。”这时那学监对他说：“那就把一个做成我希望得到其恩惠的国王，另一个做成阿朗松的枢密大臣我的布里克老爹。”加勒里又说：“我们必须把这些小人儿放在圣坛下面，让它们能听到做弥撒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你紧随我后讲的一些话。”说到那些垂手的人，学监说其中的一个得做成受害人的父亲吉勒斯·杜·梅斯尼尔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定会没完没了地控告他，另一个做成女人，得做成国王的妹妹，阿朗松的公爵夫人的样子；因为她是那样喜欢她的老仆人杜·梅斯尼尔，又十分清楚学监在其他方面的种种罪行，她不死，他便难以活下去。那最后一个木偶也做成女的，得做成他的妻子，因为她是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并且他很清楚，她的恶习永远也改不掉。他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并听到自己也将被害死时，便决定了要先下手为强。她假装去找阿朗松公爵的首席推事、她的叔父努弗勒借钱，然而却向他控告了她丈夫，说把她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都说明了。这努弗勒就像是她忠实的奴仆，当即去见阿朗松的枢密大臣，把一切全告诉了他。由于那一天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不在家，他便把这桩奇案报告给了国王和公爵夫人的母亲皇太后。她马上找来巴黎的城防司令巴雷；雷厉风行的巴雷当即派人逮捕了学监和巫师加勒里。他二人不等用刑或逼供便把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们的案卷送交国王批阅，一些想救他们性命的人想说服国王他们施法术不过是想得到国王的恩惠，别无他意。但国王把自己妹妹的生命看得和自己的一样重要，因而下令对他们以图谋弑君罪论处。但是阿朗松的公爵夫人却为这学监求情，希望将死刑改为其他惩罚。她的请求得到允准，于



是这学监和那巫师一起被押往马赛의圣布兰卡特监狱，在那里的严密监视下度过余生，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自己的罪行有何等严重。他的妻子在丈夫离开后更加无所顾忌，胡作非为，最后悲惨地死去。

“女士们，我请求你们认真想一想一个邪恶的妇女会招来多少祸患以及我给你们讲的这个女人的罪孽所招致的不幸。你们会看到，自从夏娃使亚当犯罪以来，所有女人在尽力折磨、杀害和诅咒男人。至于我，我已经对她们的残酷深有体会，我敢肯定，将来我要是面临诅咒和死亡，那必定是出于我所爱的人的绝望。但我却天生愚笨，我还不得不承认这个从她而来的地狱带给我的欢乐却胜过任何从别人而来的天堂。”帕拉芒蒂装作听不出这番话是对她而发的，对他说：“既然像你说的，你那个地狱那么让你高兴，那也就不需要害怕那给你带来地狱的魔鬼了。”而他却生气地回答说：“要是我的魔鬼会显出他那使我不快的一身漆黑，那在座的一见到他定会像他给我带来莫大的欢乐一样，感到莫大的恐惧。但我的爱情之火使我把那地狱之火忘记了。所以对这件事就别再谈了；我提议由奥茜尔太太来讲第二个故事，相信她如果讲出她所知道的女人的情况，她一定和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奥茜尔，请求她开始讲故事，她表示同意，笑着开口说道：

“女士们，我似乎感到，这个建议我来讲故事的人通过一个极端邪恶的女人的真实故事，完全把妇女的名声给败坏了，因此我感到有必要从我许多年的记忆中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出一个最贤良的妇女，以使谎言无处躲藏。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贤德的女性，我这就来讲讲关于她的真实故事。”

第二个故事

一个宁死也不肯受辱的赶马人的妻子

在安博伊斯镇上住着一个为弗朗西斯一世的妹妹那伐尔的王后服



役的赶马人。王后在布卢瓦生下一个儿子，这个赶马人到那儿去领取应付给他的工钱，他的妻子仍留在安博伊斯，住在大桥边的一所房子里。她丈夫有一个伙计，长期以来始终都爱着她，而且爱得那么深，终于有一天不得不向她表白对她的爱情。但她是个正经的女人，严厉地责骂了他一顿，并威胁要打他一顿并把他赶出去，他这才不敢再纠缠她了。但他仍把欲火一直暗藏在心中，直到有一天他的男主人外出，女主人又到离家不远的圣弗洛伦廷教堂做晚祷的时候，因为家里就只他一个人，他想着可以靠武力夺得靠恳求和献殷勤所得不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他撬开了他和他的心上人房间之间的板壁，由于她的床两边都有幔帐，一边挡着她丈夫的床，一边挡着女仆的床，在她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上床睡觉时她并没有发现板壁被撬。而当那可怜的女人刚要睡觉时，那家伙便光穿着一件衬衣，手执利刃从撬开的板壁缝里钻了进来。但当她一发觉他爬上了她的床，便立即跳下床去，以十分正派女人的口气请他不要乱来。但是他对她的爱不过是一种兽性的发作，善意的劝导在他听来还不如骡马的嘶鸣，对她表现得比对他一直侍候的牲口还残酷无情；由于看到她正迅速绕着一张桌子逃跑，从他的手中脱逃了两次，他绝望地感到要活着强奸她怕已不可能，便用剑巧妙地把她的血管划破，想着她既然不知道害怕，疼痛或许能使她就范。可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像一个一见自己流出的血便激起向敌人复仇为自己争得荣誉的决心的勇敢的士兵，她就这样带一身的洁白更加迅速地逃跑，并更加诚恳地恳请他，希望他良心发现。但他已陷于疯狂，对这类话已完全听不进去，同时一剑紧似一剑地向她逼来，她为避开剑锋而竭尽全力跑着。直到最后由于失血过多，她感到死亡已经来临，便抬眼向天交抱双手，向上帝表示感谢，并称他是她的力量，她的美德，她的长期的苦难和她纯洁的心灵；她请求他善意地接受她为他的儿子所洒下的鲜血，她坚信他的儿子一定会在他面前清洗掉她的一切罪孽。还说：“主啊，请接受我的通过你的仁慈获得赎罪的灵魂。”她说着俯身倒在地上。那个恶棍又在她身上砍了几剑，在她口不能言，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终于从她身上得到了她已无法拒绝的东西。



满足了兽欲之后，他立即仓惶逃跑，而且跑得无影无踪，别人休想再抓住他。那个和赶马人的妻子一同睡觉的小姑娘因为害怕一直躲在床下，而当她看到那男人跑出门去以后便来到她的女主人身边，见她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便推开窗子向左邻右舍呼救。他们对她就像对镇上其他女人一样喜爱和尊敬，一听到叫喊立即就来了，还带来了一位医生。他查看了一下，她身上共有二十五处致命的刀伤，他们想救活她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但她却一直拖延了一个多小时，她的眼神和手势表明她心中仍十分清楚。牧师问她临死前抱有何种信念。她用语言一样明了的手势回答说，她仍对自己的得救寄希望于耶稣；因此她面带微笑，抬眼向天，向造物主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献了出来。当大家为她安排好葬礼正要抬她出去下葬的时候，她丈夫回来了。在还没有告诉他妻子的死讯的情况下他便在家门口撞下了她的尸体。在人们告诉她她被杀的经过以后，他更是双重的悲伤，悲痛欲绝。她被作为贞洁的烈女安葬在圣弗洛伦廷教堂，本镇所有体面的妇女莫不前来参加她的葬礼以示敬意，并感到自己和如此贞烈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真是莫大的光荣。更有许多年轻妇女都决定把她当作自己的楷模。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请看，女士们，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很能引导人们推崇保守贞节的美德。我们这些出身上等社会的妇女应以尘世的情欲为耻，因为连一个赶马人的妻子都能为此面对残酷的死亡而毫无畏惧。任何一个妇女在没有经过不惜以死保身的考验之前，都不能说自己是贞洁的。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谦虚，因为上帝施恩于人并不是看他是否出身名门，多么富有，而是出于他仁慈的意愿。而他并非对所有的人一同看待，只是从中选出他乐意的，而对所选中的人，他又总使他充满各种美德。他还常常故意挑选一些出身低贱的人借以指责在尘世上大受尊敬的人，因为圣书上就曾写道，“让我们别为自己的才能欣喜，我们倒应该致力于在人生之书把我们的姓名留下。”

这时在场的女士们无不为此位妇女可怜而光荣的死痛哭不已；每个人都在心中下定决心，要是自己遇上类似的情况，一定和她一样舍



身取义。这时奥茜尔看到为赞扬这已死去的女人浪费掉了时间，便对萨福雪当说：“除非你能讲个令人高兴的故事来让大家发笑，我想我这样让他们全哭哭啼啼，他们会永远也不原谅我了。因此我建议由你来讲第三个故事。”

萨福雪当很高兴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让大家、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妇女开心，便说他知道这里还有别的人比他更见多识广，能讲更多的故事，这权利并不真正属于他；但现在他既然被人选中了，那还是越早把故事讲出来越好。因为在他前面讲的好故事越多，他的故事就越显得蹩脚了。

第三个故事

讲一个淫荡的那不勒斯王如何遇到了自己的对手

太太们，既然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成为我所要讲的故事中人物的幸运伙伴，我要对大家说，在把情欲看得与王权一样重要的阿方索国王统治时期住着一个品德高尚才智过人的青年，因为这些长处，当地的一位年长的寡妇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这姑娘在美貌和善良方面都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他们夫妻俩也十分相亲相爱。但有一天赶上狂欢节的时候，国王跟往常一样戴上假面具到一些人家去拜访。各家也都竭力殷勤地接待并款待他。当他来到上面所说的这对年轻夫妻家时，他受到比别人家更好的款待；糖果点心是那样丰盛，歌声是那样甜美，尤其招待他的是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美艳绝伦的姣娘。在接待即将结束时，她和丈夫还一同欢歌一曲，这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他从她身上看到了少有的完美，因而对他们夫妻之间的良好关系产生了嫉妒，恨不得破坏掉才好。但是在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真挚的爱时，他又尽可能地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然而为了使这情绪得到某种发泄，他经常宴请那不勒斯的贵族老爷太太们，每次都忘不了把这对夫妻邀请上。由于一个人总爱按照自己的愿望想事情，他总感觉到要不是有她丈夫在场，她早对自己眉目传情了。所以为了弄清她心里对他到底怎



样，他找了个差事把她丈夫打发到罗马去，要两三个星期以后才能回来。他刚一走，这个从来没有和丈夫分开过的妻子立即陷入极大的忧伤之中，这时幸好国王的甜言蜜语和不时送来的小礼物给她带来安慰，使她不但不再因丈夫不在而烦恼，反而觉得没有他的生活更好了。这三个星期还没到她便已热烈地爱上了国王，因而一想到丈夫要回来了，她的痛苦便不亚于当初他走的时候。为了使自已还能常见到国王，她和他商量好，只要那年轻人一去乡下打猎，她就及时通知国王，好让他不冒风险地前来和她相会，以便被她视为比良心更重要的名声不至受到损害。

就这样，这位太太过着满足的日子，丈夫回来时她对他是那样的热情，以至几次有人告诉他，在他不在时国王便来和她胡搞，他都不相信。但时间一长，纸终究包不住火，他开始怀疑妻子行为不端，经过认真观察，他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但出于对那个如此对不起自己的人的恐惧，怕他发现事情败露会更严厉地加害于自己，他决心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想着虽然不免心中悲伤，也犯不上为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去冒生命危险。但由于心中忿懑，他仍然想，要是有可能他一定要向国王进行报复。他知道女人，尤其是那些高贵的夫人，和爱情比起来，更容易为忧心所动，于是有一天在对皇后回话时他大胆对她说，她实在是不幸，国王竟不是全心全意爱着她。王后曾听说过国王和他妻子之间的事，便对他说：“也许一个人不能同时既得到荣誉又得到欢娱。我清楚地知道，我得到的是荣誉，却没有得到欢娱，但那个得到欢娱的人却得不到属于我的荣誉。”他完全理解她说这番话的意思，便对她说：“我的夫人，对你来说，荣誉是天生的，因为你出身于如此高贵的血统，甚至王后或女王的头衔都不能为你增添新的荣誉，但是你的美貌与善良使你同样应该得到欢娱，那个夺去你的欢娱的女人对她自己造成的伤害更甚于对你的伤害，因为为了一种对她来说实际是耻辱的荣誉，她也失去了你或国中任何妇女所希望得到的欢娱。我敢发誓说，要是国王失去了他的王冠，那他在使一位太太获得满足方面就赶不上我；我还敢肯定如果他想满足像你这样的一个人，那他最好换上像我这样一副外貌。”王后听罢禁不住大笑说：“尽管国



王看上去比你文弱得多，但他对我的爱已使我心满意足，我绝对无心去另找别人。”这时那年轻绅士说：“我的夫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不会引起我的怜悯了，因为我十分清楚，假如国王对你也同你对他一样热爱，那你心中的真挚的爱才会使你感到满足，但这一点既然已被上帝明智地破坏，使你从他身上再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你也便不能再视他为你在尘世的主了。”“我向你坦白，”王后说，“我对国王的爱是在任何一个其他人心中所无法找到的。”“很抱歉，”那年轻绅士说，“你并不了解所有男人的心，因为我可以对你说，有一个人对你的爱是你对你丈夫的爱根本无法相比的，由于看到国王对你的爱已不复存在，他对你的爱便立即急剧增长，如今如果你乐意，他一定能使你的悲伤得到全部补偿。”

从他的话语以及他的表情中，王后开始感到他所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她又想到连日来他一直对她殷勤百般，还显出忧虑、烦恼的样子。她本以为他这不过是为他的妻子，现在她断定这实际是出于他对自己的爱。那像隔着一张一戳即破的纸般的爱立即让她明白了所有男人对她隐藏的情感。看看那年轻人，她发现他远远比自己的丈夫更可爱，又想到像他被妻子所抛弃一样，她的丈夫也把她抛弃。她禁不住叹了口气含着眼泪说：“我的上帝，难道只是出于报复我便让人从我这儿得到靠爱得不到的东西吗？”那青年完全明白她话中的含意，便回答说：“报复是甜蜜的，要是报复的结果不是杀掉一个仇人，而是给一个真正的朋友以新生，那就更甜蜜了。我看现在是你该抛弃对一个并不关心你的人的愚蠢的爱的时候了；而一种真诚的正当的爱心会驱走你心中的一切恐惧，因为恐惧是不可能在一个善良、高尚的心灵中长期存留的。让我们把你高贵的出身抛掉，把我们看成一对倾心相爱却遭到世上最可怕的欺骗、叛卖与嘲弄的恋人。让我们来进行报复吧，倒不一定是为了使我们的敌人得到应得的惩罚，主要是为了在我这一方面就已无法自持的爱。我相信你如果不是铁石心肠，也一定在心中多少感受到我已无法隐瞒下去的那爱的火花的冲击。假如你对我这因爱你而几乎活不下去的人的怜悯还不能把你的爱激发的话，那你对你自己的爱也应能激发。因为你是那么完美无缺，值得一切诚实的



人追求，却为了一个完全鄙视你并抛弃你的人而拒绝其他人的爱。”

听到这里，王后不禁心乱如麻，她脸上担心的表情流露出她混乱的心情，于是他便被带到她卧室旁边的一处庭院里，在那里她只是走来走去，一声不吭。然而那年轻绅士眼看成功在望。便在他们走到庭院深处谁也看不着的地方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爱慕，及至两人已情投意合，便演出了一出比情欲剧更令人开心的神秘的神秘的复仇剧。他们当场商定，只要国王到他家去会他妻子，他便到王宫来和王后相会。就这样，骗人的被人骗，四个人共有一块饼但其中两个还以为只归他们独有。事情完了之后，王后和那年轻绅士便分手了，各自回到自己的住所。两人都对刚才的聚会感到心满意足，过去的悲哀烟消云散。过去一见国王去看他的妻子两人都感到不开心，现在却求之不得；因此，这年轻人去离家一里路远的乡下猎场打猎的次数比以往增多了，国王一得到他出门的消息便立即去找他妻子，而他则一等到夜幕降临便来到王宫舒舒服服地给王后充当国王的代理人。一切都进行得那么机密，没有人知晓其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国王的受人瞩目的特殊身分，他不可能长期干这种事不被人知晓；渐渐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不免对那可可怜的年轻绅士十分怜惜，有的甚至在他背后做出头上生角的姿势以讥笑他戴上了绿帽子。他看得明明白白，但对自己头上的角却比戴上国王的王冠还开心。一天国王见他家里挂着一只鹿头，禁不住大笑说这鹿头摆得正是地方。而那绅士的机智并不比国王差，便在鹿头下面写了这样两句话：

“我头上长着角，是我的荣耀，
可有人顶着角，自己却不知道。”

等到国王下次又来他家时，他忍不住问那绅士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既然国王的秘密不让鹿知道，那鹿的秘密也不应被国王知道。您只须知道并不是所有头上有角的人的角都会把帽子顶开，有人的角非常柔软，完全感觉不到。只有根本不知道自己角的人看上去才是潇洒。”听完这话国王立即醒悟到自己和他妻子之间的事情已



经被绅士知道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怀疑到王后；因为对他的所为，她总是心里越高兴就越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就这样他们相安无事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们不得不服老的时候。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看见了吗，太太们，我在这个故事中大胆告诉你们，要是你们的丈夫让你们戴绿帽子，你们如何也能让他戴上绿帽子。”恩娜苏微这时对他笑着说：“萨福雪当，我敢肯定你如果还像早年一样充满爱情，那么只要你能发泄情欲，哪怕头上生出橡树一般大的角来你也不会不在乎的，而现在你已白发苍苍，也该休战了。”“漂亮的夫人，”萨福雪当说，“尽管我的爱情已使我失去一切希望，年岁也使我的体力渐衰，但我的良心意愿却依然如此。但现在你既然这样指责我的正当的情欲，我这里提议由你讲第四个故事，看你能不能讲出反驳我的道理来。”在他们这么谈着的时候，有一位太太听着忍不住发笑了，因为她知道那个认为萨福雪当的话是对她而发的太太并不真正为他所爱，爱到不惜为她戴绿帽子或甘心受辱之类的程度。萨福雪当注意到了她的笑声，知道她的心思，也便满足了，于是让恩娜苏微随意去讲她的故事，她这样讲道：

“女士们，为了让萨福雪当和在座的知道，女人并不都像他故事里所讲的王后，明白孤注一掷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大获全胜，也明白我将为这故事中的认为失恋的悲哀比死亡更难以忍受的女人所作的评判，我将对你们讲这么一个故事，不过其中人物的名姓我不便透露，因为这个故事尚属新闻，我怕把他们的亲属得罪了。”

第四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企图勾引一位公主，结果惨遭失败

在弗兰德斯住着一位出身名门贵族的妇女，她已曾两次结婚，但现在依然寡居，没有孩子。她守寡以后便一直和她的娶了国王的女儿的地位显赫的哥哥住在一起，哥哥对她十分喜爱。但这位亲王却是个



沉湎于享乐中的人物，他本当盛年，整日以打猎、赌博和追逐女人为乐；但他的妻子却生性乖僻，对丈夫的这些娱乐很厌恶，他也只好常常和他的性格爽朗、为人善良正直的妹妹在一起。在这位亲王府中有一位才貌过人的绅士，他看到他主人的妹妹动辄喜笑颜开，便想试探一下，向她表示一番真挚的爱情，看她作什么反应。但她对他的回答十分冷淡，不过照顾到一位亲王和一位正派妇女的身份，又见他出身名门而且相貌出众，对他那么大胆的胡言乱语她便没放在心上。她还对他说，对他的话她并不生气，只是告诫他以后不要再说了。为了以后还能和她见面，他当时也答应了。但时间一长，他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浓厚，他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承诺。这一回他不想再用语言来打动她了，因为她的答复他已经知道了；但想到她既是一位年轻、风流的寡妇，又生性爱娱乐，要是有机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见到她，直接对她下手，她可能会对他和自己的情欲产生怜悯之情。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为此目的，有一天他对主人说，在他家附近有一个极好的猎场，要是五日前后他愿意前去猎鹿，他保证他会得到无穷的乐趣。出于对他的喜爱和对打猎的爱好，亲王立即答应前去；一到了家便发现他家里十分豪华，简直不次于当地的王侯。这位绅士于是把主人夫妇安排在一间屋子里，把他爱得胜过他自己的那位夫人安排在与他们相对的另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布置得十分豪华，墙壁和地面上覆盖着地毯，谁也不会发现床边的墙壁上有一个暗门，通向妈妈们的卧房，因为这老太太患了感冒，咳嗽不止，为了不打扰隔壁的公主，她和儿子临时对换了房间。黄昏时分，大家就寝之前，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总要为那公主送去晚餐的糖果点心，这时她儿子也在一旁相帮，由于他一直为公主所喜爱，他还在一早一晚都过来问安，这也使他心中的爱火烧得更旺了。有一天晚上，他在公主那儿呆到很晚，直到她快睡着了，他才回房间去。他穿上他的最漂亮、用香草熏过的衬衫，戴上最精制的睡帽，然后他上下打量着自己，深信世上不会有一个女儿会无情地拒绝像他这样一位潇洒风流的男人。因而他自信必然马到成功，便安心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但他并不打算长时间躺在那儿，只是想着一会便能进入一个更为幸福和富贵的安乐窝。因此他刚把伺候他的仆人打



发走便马上起身关上房门，然后又仔细倾听公主房中无有任何动静。他在确认无任何声息后便起来行动，把那扇暗门轻轻打开，那门因处处包着毛毯，打开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这样他来到熟睡的公主的床边，接着他便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对方的出身，也没说一声对不起或请原谅，一下子就爬上了她的床。她并不知道他进来，只是忽然发觉有人抱住她。她本来身强力壮，在弄清他是谁后便极力从他的怀抱里挣脱，毫不留情地乱打、乱咬、乱抓起来。他怕她叫喊，本想用毯子捂住她的嘴，但不成功，因为那公主见他毫不遗余力只求夺取她的贞操，她也便竭尽全力自卫。她扯开嗓子高叫她身边的年长、稳重的陪侍夫人，她听到叫喊声连忙只穿着睡衣来到她主人的身边。

那年轻绅士见自己被发现，唯恐被人认出，便匆匆从那暗门逃了出去。来时自以为好事在望、万无一失的万般热情，狼狈逃窜时却化作难以述说的绝望。他从桌上找到镜子和蜡烛，看着自己被她抓、咬得血迹斑斑的脸，自言自语地说：“美貌！你已得到了你应得的报酬；因为是你燃起我对这桩徒劳的事情的希望，结果不但没给我带来丝毫的幸福，却更增添了我的悲伤。因为我可以肯定，要是她知道是我违背了自己庄严的承诺，干了这桩蠢事，她定会中断一向与我保持的亲密、正当的来往。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因为我既希望我的风采和美貌能对我有任何作用，便不应把它们藏在暗处，我根本不该企图以武力夺得她的肉体，而应极力求得她的欢心，长时间地用我的爱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爱作为支柱，光凭男人的强健体魄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就这样，在我难以描述的心情中，他在眼泪、悔恨和痛苦中度过了那个夜晚。第二天早晨，由于他脸上的伤痕仍那么严重，他只得假装得了重病，并对人说，即使在客人走了以后他怕一时也不能见光。

那位得胜的公主知道在整个亲王府中除了这家的主人，再没有谁敢对她如此胆大妄为，因为他曾冒失地向她表示过爱恋之情。于是她和陪侍夫人四处查看，想弄清他是如何进到房间里来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有人出入的迹象。她于是怒不可遏地对她的陪侍说：“可以肯定，干这事的除了这家的主人再没有别人了，明天早晨我定要和哥哥